

倉庚集序

夫屏間孔雀駕馭采鸞鴛鴦南交
比目相麗卽香夢長夜惟恐鳥聲
驚破何至分倉庚一杯羹也至羹
借倉庚醜毒有所不避人不畏歎
卿當奈何蓋倉庚陽鳥也妬則陰

趣陰陽和而夫婦得不惜手調之。亦無法中作此活法耳。究彼鳩盤陀大如金翅橫海毒食。卽膳盡古今。陽鳥不能療一婦之陰險。安有判物以羞諸臣。而况妬不能療。將小則變爲齊王后之怨蟬。大則化爲蜀張宮人之雌虎。倉庚且歛羽避之矣。我想相妬伏于相媚。不若悉去人間之鵲枕鸛鶴之勾足。使彼此不得爲媚藥。則相憐以死。可止精衛之填海矣。又見漢戶部侍郎范質言。嘗有燕巢舍下。雛已哺。

雌者被搏食。雄喙啾久之。方去。又與一燕匹。至哺雛如故。不數月。雛相次墮地。宛轉而殭。兒童剖腹視之。有蒺藜在喙中。爲繼偶所害。鳥之不免于妬。轉請以妬婦。鮓療之。主于鸚鵡之致禍。鶴鷓之見疑。盧



廣快書卷三十四

西湖何偉然。仙籙纂
延陵吳從先。寧野定

倉庚集

何魏是陽本

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妬忌之行婦人鄙甚作
倉庚集爲止妬也。山海經云食黃鳥令人不
妬。黃鳥卽倉庚。

七詩序曰。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

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又曰。不妬忌。則子孫衆多矣。

蠡斯章註。后妃不妬。而子孫衆多。故衆妾以冬蝨斯之羣處和集。而子孫衆多。比之。言其有是德。而宜有是福也。

小星章註曰。南國夫人承后妃之化。能不妬忌。以惠其下。故其衆妾美之。

江有汜章註曰。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

樛木註曰。后妃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故衆妾樂其德。而稱頌之曰。南有樛木。則葛藟纍之矣。樂只君子。則福履綏之矣。

張纘如婦賦曰。惟婦怨之無極。羗于何而弗有。或造端而搆。未皆莠言之在口。常因情以起恨。每傳聲而妄受。乍隔帳而窺屏。或覘牕而瞰牖。若夫室怒小憾。反目私言。不忍細忿。皆成大寃。

閨房之所。隱私牀第之所。討論咸咸。一朝之發。洩滿四海之囂喧。忽有逆其妬鱗。犯其制忌。赴湯蹈火。瞋目攘袂。或棄產而焚家。或投見而害

李。白詩曰。薦枕嬌夕月。卷衣戀春風。寧知趙飛燕。傳寵恨無窮。

李白玉壺吟曰。西施宜笑復宜嚔。醜女效顰徒嫉身。君王雖愛蛾眉好。無奈宮中妬殺人。

梅聖俞詩曰。昔聞桓司馬。娶妾貌甚都。其妻南郡主。悍妬誰與俱。持刀擁羣婢。徑往將必屠。妾時在窓前。解鬟臨鏡梳。鬢髮雲垂地。瑩姿水照壺。妾初見主來。縮髮下庭隅。歛手語出處。國破家已殂。無心來至此。豈願奉君娛。今日苟見殺。雖死生不殊。主乃擲刃前。抱持一長吁。曰我見猶憐。何況是老奴。盛怒反為善。哀矜非始圖。嫉忌尚服美。傷哉今亦無。

侯鯖錄曰。孫公素畏內。嘗求坡公書扇。題云。披扇當年笑溫嶠。握刀歲晚戰劉郎。不須戚戚如馮衍。但與時時說李陽。公素昔爲程宣徽門賓。後娶程公女性。極妬悍。故云。

碩人。美衛莊妻也。衛莊公惑於嬖妾。莊姜賢而不答。

晉趙姬以叔隗爲內子而已下之。

楚莊王樊姬進女於王。勝已者二人。如已者七人。

魏王遺楚王美人。楚王說之。夫人鄭哀知王之說新人也。甚愛新人。衣服玩好。擇其所喜而爲之。宮室臥具。擇其所善而爲之。愛之甚於王。王曰。婦人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妬者。其情也。今鄭哀知寡人之說新人也。其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之所以事親。忠臣之所以事君也。鄭哀知王以已爲不妬也。因謂新人曰。王愛子美也。雖然。

惡子之鼻子。爲見王。則必揜子鼻。新人見王。因揜其鼻。王謂鄭哀曰。夫新人見寡人。則揜其鼻。何也。鄭哀曰。妾知也。王曰。雖惡。必言之。鄭哀曰。其似惡。聞王之臭也。王曰。悍哉。令劓之。無使遂命。

漢高帝后呂氏。始戚夫人。高帝崩。惠帝立。呂后爲皇太后。迺令永巷囚戚夫人。斲紺衣赭衣。令舂戚夫人。舂且歌曰。子爲王母。爲虜。終日舂薄。

暮。常與死爲伍。相離三千里。當誰使告女。太后聞之。大怒曰。乃欲倚子邪。乃召趙王。持鷄飲之。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熏耳。飲瘖藥。使居鞠域中。名曰人彘。

孝武皇帝陳皇后。時得幸。頗妬。別在長門宮。愁悶悲思。聞蜀郡成都司馬相如。天下工爲文。奉黃金百斤。爲相如文君。取酒。因于解悲愁之辭。而相如爲文以悟主上。皇后復得幸。

尹夫人與邢夫人同時並幸。武帝有詔不得相見。尹夫人自請武帝願見邢夫人。帝令他夫人飾從者數十人來前。尹夫人見之曰：非邢夫人。帝曰：何以言之？對曰：睹其體形狀貌不足以當人。主有詔，邢夫人衣故衣，獨身來。尹夫人望見之，曰：真是夫。於是乃低頭俛而泣，自痛其不如也。帝曰：美女入室，恐女之仇也。

昭帝后霍氏，霍光女。光欲皇后擅寵有子。帝時體不安，左右及醫皆阿意言宜禁內。雖宮人使令皆爲窮袴，多其帶。後宮莫有進者。孝成趙皇后飛燕，女弟趙昭儀，姊弟顯寵十餘年，卒皆無子。掖庭中御幸生子者輒死，又飲藥傷墮者無數。

趙幽王友高帝之子。孝惠時，友以諸呂女爲后，不愛，愛它姬。諸呂女讒之於太后。太后怒，召趙王置邸，令衛國守之。趙王餓，乃作歌，遂幽死。

廣川王去。幸姬王昭平。王地餘許以爲后。去嘗疾。姬陽成昭信侍視甚謹。更愛之。去與地餘戲其哀中。刀笞問狀。服欲與昭平共殺昭信。笞問昭平不服。以鐵鍼鍼之。彊服。乃會諸姬。去以劍自繫地餘。令昭信擊昭平。皆死。昭信曰。兩姬婢且泄口。復絞殺從婢三人。後信病。夢見昭平等。以狀告去。去曰。虜乃復見。畏我獨可燔燒耳。掘出。尸皆燒爲灰。後去立昭信爲后。幸姬陶望卿。爲脩靡夫人。主繒帛。崔修成爲明貞夫人。主衣服。昭信復諧望卿曰。與我無禮。衣服常鮮於我。盡取善繒。句諸宮人。去曰。若數惡望卿。不能減我愛。設聞其淫。我忘之矣。後昭信謂去曰。前畫工畫望卿舍。望卿袒裊。傅粉其傍。又數出入南戶。窺郎吏。疑有姦。去曰。善司之。以故益不愛望卿。後與昭信等飲。諸姬皆侍。去爲望卿作歌曰。背尊章。嫖以忽。謀屈奇。起自紀。行周流。自生患。

諒非望。今誰怨。使美人相和歌之。去曰。是中當
有知者。昭信知去已怒。卽誣言望卿歷指郎吏
臥處。具知其主名。又言郎中令錦被。疑有姦。去
卽與昭信從諸姬至望卿所。羸其身。更擊之。令
諸姬各持燒鐵。共灼望卿。望卿走。自投井死。昭
信出之。椽杙其陰中。割其鼻唇。斷其舌。謂去曰。
前殺昭平。友來畏我。今欲靡爛望卿。使不能神。
與去共支解。置大綫中。取桃灰毒藥。并煮之。召
諸姬皆臨觀。連日夜靡盡。復共殺其女弟。都後
去召姬榮愛與飲。昭信復譖之曰。榮姬視瞻意
態不善。疑有私。時愛爲去刺方領繡。去取燒之。
愛恐自投井出之。未死。啓門。愛自誣與醫姦。去
縛繫柱。燒刀灼潰兩目。生釘兩股。銷鉛灌其口。
中愛死。支解以棘埋。於去者。昭信輒譖
殺之。凡十四人。皆埋太后所居長壽宮中。宮人
畏之。莫敢違迂。

漢明帝后馬氏入太子宮時年十三奉承陰后傍接同列禮則修備上下安之遂見寵異常居後堂顯宗卽位以后爲貴人時后前母姊女賈氏亦以選入生肅宗帝以后無子命令養之謂曰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勞悴過於所生肅宗亦孝性淳篤恩性天至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間后常以皇嗣未廣每懷憂歎薦達左右若恐不及後宮有進見者每加慰納若數所寵引輒增隆遇

順帝后梁氏爲貴人常特被引御從容辭於帝曰夫陽以博施爲德陰以不專爲義螽斯則百福之所由興也願陛下思雲雨之均澤蠶魚貫之次序使小妾得免罪謗之累

文昭甄皇后每因閑宴常勸帝言黃帝子孫蕃育蓋由妾媵衆多所願廣求淑媛以豐繼嗣帝心嘉焉

秦始皇中博選良家以充後宮先下書禁天下嫁娶使宦者乘使車給騶騎馳傳州郡召充選者使后棟擇后性妬惟取潔白長大其端正美麗者並不見留時卞藩女有美色帝掩扇謂后曰卞氏女佳后曰藩三世后族其女不可枉以卑帝止

惠賈皇后諱南風平陽人也初武帝欲爲太子取衛嬪女元后納賈郭親黨之說欲婚賈氏帝曰衛公女有五可賈公有五不可衛家種賢而一子美而長白賈家種妬而少子醜而短黑元后固請荀顛荀勗並稱克女之美乃定婚秦始皇人年冊拜太子妃妬忌多權許太子畏而惑之嬪御罕有進幸者

齊武明皇后高明嚴斷雅尊儉約往來外舍侍從不過十人性寬厚不妬忌神武姬侍咸加恩待

神武逼於蠕蠕。欲娶其女而未決。后曰。國家大計。願不疑也。及蠕蠕公主至。后逼王室處之。神武愧而拜謝。

梁武平齊。盡有其地。獲侍兒十餘輩。頗娛於日。爲郟后所察。勸止。皆有隔。拘其憤恚。殆將成疹。左右識其情者。進言曰。臣嘗讀山海經曰。以鷓鴣爲膳。可以療其病。使不忌。陛下盍試諸。梁武從之。郟茹之後。妬減殆半。帝愈神其事。左右復

言曰。願陛下廣羞諸公。徧賜羣臣。使不才者無妬於有才。挾私者不妬其奉公。濁者不嫉其清。貧者不忌其廉。佞其惡。去善勝忌者。皆知革心。亦助化之一端也。帝深然其言。將詔虞人。廣捕之。會方崇內典。誠於血生。其議遂寢。

宋鮑蘇之妻不妬。宋公表其閭曰。女宗。

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見。叔向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

龍蛇以禍汝。我何愛焉。使往侍寢。生叔虎。

馮敬通有一婢。妻任。酷妬之。擊婢無所不至。兒女自操井臼。敬通乃棄遣之。因與婦弟任武達書曰。天地之性。人有喜怒。夫婦之道。義有離合。先聖之禮。士有妻妾。雖宗之眇微。尚欲踰制。年衰歲暮。恨入黃泉。遭遇嫉妬。家道崩壞。五子之母。足尚其門。五年已來。日甚歲劇。以白爲黑。以非爲是。造作端末。妄生首尾。無罪無辜。讒口嗾嗾。亂匪降天。生自婦人。青蠅之心。不重破國。妒妬之情。不憚喪身。牝雞之晨。維家之索。古之大患。今始於衍。醉飽過差。輒爲桀紂。房中調戲。布散海外。張目抵掌。以有爲無。痛徹蒼天。毒流五臟。愁令人不賴生。忿令人不顧禍。入門着牀。繼嗣不育。紡績織維。了無女工。家貧無僮。賤爲匹夫。故舊見之。莫不悽愴。曾無憫惜之恩。唯一婢武達所見。頭無釵澤。面無脂粉。形骸不蔽。手足

抱土。不原其窮。不揆其情。跳梁大叫。呼若入冥。販糖之妾。不忍其態。計婦當去久矣。念兒曹小。家無它使。哀憐姜豹。常爲奴婢。惻惻焦心。事事腐腸。訥訥籍籍。不可聽聞。暴虐此婢。不死如髮。半年之間。膿血橫流。婢病之後。姜竟春炊。豹又觸目。愴然。縑綵放散。冬衣不補。端坐化亂。一既無婦道。又無母儀。念見侵犯。恨見狼籍。依倚鄰令。如居天上。持質相効。詞語

百車。劔戟在門。何暇有讓。百弩環舍。何可彊復。舉宗達人。解說詞如備環。口如布穀。縣幡竟天。擊鼓動地。心不爲身。身不爲搖。宜詳居錯。且自爲計。無以上書。告訴相恐。狗犬不驚。自信其情。不去此婦。則家不寧。不去此婦。則家不清。不去此婦。則福不生。不去此婦。則事不成。自恨以華盛時不早。自定至於垂白。家貧身賤之日。養癰長疽。自生禍殃。行以室家紛然之故。捐棄衣冠。

側深山谷絕交游之路。杜士宦之門。闔門不出。心專耕耘。以求衣食。何敢有功名之路哉。

劉孝標云。予與敬通三同。不遇一同也。剛直二同也。馮有忌妻。自操井臼。予亦有忌妻。家道坎軻。三同也。

節尉王琰以功封其妻。哭於家。爲琰富貴。更取妻故也。

諸葛元直妻劉氏大妬忌。恒與元直杖不勝痛。纔得一兩。仍以手模。婦誤打指節腫。從此作制。每與杖。輒令兩手名捉。總跣元直。遇見婦捉。總跣欲成衣。謂當與已杖。失色怖婦。曰不也。捉此自欲成衣耳。乃欣然。

魏馮方女美。袁術納焉。甚寵幸。諸妾害其寵。因其殺而懸之。言其自縊。

臨濟有妬婦。津相傳言。晉太始中。劉伯玉妻段氏。性妬忌。伯玉嘗於妻前誦洛神賦。語其妻曰。

娶婦得如此。吾無憾焉。段氏曰。君何以水神。美而欲輕我。吾死何愁。不爲水神。其夜乃自沉而死。後七日。託夢語伯玉曰。君本願神。吾今得爲神也。伯玉寤而覺之。遂終身不復渡水。有婦人渡此津者。皆壞衣杜漉。然後敢濟。不爾風波暴發。醜婦雖粧飾而渡。其神亦不妬也。

晉孫秀妻蒯嘗妬罵秀爲貉。秀大不平。遂出不復入。蒯氏請救於武帝。時大赦。帝曰。天下曠蕩。

蒯夫人可得從其例。不秀免冠謝。爲夫婦如初。王丞相導。曹夫人性甚忌。禁制丞相不得有侍御。時有妍妙。必加誚責。王公不能支堪。乃密營別館。衆妾羅列。男女成行。曹氏驚恚。不能自忍。乃命駕車將往。王公亦飛轡出門。猶患牛遲。乃以左手攀車欄。右手提麈尾。以柄打牛。狼狽奔馳。方得先至。蔡司徒聞之。乃謂王曰。朝廷欲加九錫。公知否。王爲信。自敘謙志。蔡曰。不聞加餘。

物。惟。聞。短。轅。犢。車。長。柄。塵。尾。爾。王。大。羞。愧。

謝太傅劉夫人。不令公有別房。公既深好聲樂。後遂頗欲立妓妾。兄子外生等微達此旨。共問訊劉夫人。因方便稱關雎螽斯。有不忘之德。夫人知以諷已。乃問誰撰此詩。荅云。周公。夫人曰。周公見男子相為爾。若使周姥撰詩。當無此也。吳興桑乞妻臨終。執乞手云。我死為當婚否。乞言不忍也。服竟。更舉白。日見其死婦語之云。君先結誓云。何負言。因以刀割其陽道。雖不致死。人性未廢。

桓溫平蜀後。以李勢妹為妾。桓妻南郡主甚妬。拔白刃襲之。率數十婢往李所。因欲斫之。見李在窓前梳頭髮垂委地。姿貌豔麗。乃徐伏地結髮。歛手向主曰。國破家亡。無心以至今日。若能見殺。實猶生之年。神色閑正。辭氣悽惋。主乃擲刀前抱之。曰。阿姊。我見汝不能不憐。何況老奴。

遂善遇之。

謝邈茂度爲吳興太守。妻郟氏妬。以邈娶妾怨懟。與書告絕。邈以書非婦人之詞。疑門下生仇玄達爲妻作。斥玄達。

賈充妻郭產子黎民。三歲。乳母抱向閤。充入。就乳母手中戲之。郭遙望見。疑充卽鞭乳母殺之。兒思乳母而死。郭又生一男。乳母抱在中庭。充過拈頰。郭又疑。後殺乳母。男又死。

于寶父有所寵侍婢。母甚妬忌。及父亡。母乃生推婢於墓中。後十餘年開墓。而婢伏棺如生。載還。經日乃甦。言其父常取飲食與之。恩情如生。在家中。吉凶輒語之。考較悉驗。地中亦不覺爲惡。旣而嫁之。生子。

并劉瑱妹爲鄱陽王妃。王爲明帝所誅。妃追傷成疾。瑱令陳暉賧圖畫鄱陽王與寵姬照鏡狀。如欲偶寢以示妃。妃唾之。罵曰。故宜早死。於是

病亦除差。

唐兵部尚書任環勅賜宮女二人皆國色妻妬爛二女頭髮禿盡太宗聞之令上宮齎金胡餅酒賜之云飲之立死環三品合置姬媵爾後不妬不須飲之若妬卽飲柳氏拜勅訖曰妾與環結髮夫妻俱出微賤更相輔翼遂致榮官環今多內嬖誠不如死遂飲盡然非醜也既睡醒帝謂環曰其性如此朕亦當畏之因詔二女令別

宅安置

楊弘武爲司戎少常伯高宗謂之曰某人何因勅授此職對曰臣妻韋氏性剛悍昨以此見屬臣若不從恐有後患帝嘉不隱笑而遣之

房孺復妻崔氏性妬忌左右婢不得濃粧高髻見給臙脂一豆粉一錢有一婢新買粧稍佳崔怒謂曰汝好粧耳吾爲汝粧乃令刻其眉以青填之燒鑱桁灼其兩眼角皮隨焦卷以朱傳之

及。痴。落。癡。如。粧。焉。

李廷璧。歌篇靡麗。詩韻精能。嘗爲舒州軍倅。其妻猜妬。一日鈴閣連宴。三霄不歸。妻達意云。來必刃之。泣告州牧。徙居佛寺。浹辰晦迹。因詠愁詩曰。到來難遣去難留。着骨黏心萬事休。潘岳愁絲生鬢裏。婕妤悲色上眉頭。長途詩盡空騎馬。遠鴈聲初獨倚樓。更有相思不相見。酒醒燈背月如鉤。

楊尚書典晉州。外貯所愛營妓。生一子。其內蘇氏妬忌。不敢取歸。乃與所善張處士爲子。居江津間。常致書題問其存亡。資以錢帛。及漸長成。教其讀書。有人告以非處士之子。爾父在朝官高。因竊其父與張處士緘札。不告而遁歸京國。楊已死。至宅門。僮僕無有識者。但云江淮郎君。兄弟皆愕然。其嫡母蘇夫人泣而謂諸子曰。誠有此子。吾知之矣。我少年無端。致其父子死生。

未隔我罪矣。家眷衆泣取入宅。齒諸兄之列。名仁龜有文學。修詞應進士舉及第。歷侍御史。因奉使江浙而死。

李福妻裴妬忌。福鎮涇臺。有以女奴獻者。福曰。吾官至節度使。指使者不過奴隸。夫人得無甚乎。裴曰。未知公所願者。指所獻女奴。裴許諾。福賂左右夫人沐髮。必來告。既告。福乃佯爲腸痛。促召女奴。既往。左右亦以白裴。裴遽出髮盆中。

跣問所苦。福業以病爲言。卽若不可忍狀。裴乃藥投小便中進之。明日監軍事來問候。福具告之。皆大笑。

蜀吳宗文以功勳繼領名郡。少年富貴。其家姬僕樂妓十餘輩。皆其精選也。其妻妬。每快快不愜其志。忽一日鼓動趨朝。已行數坊。忽報云。免朝。遂密戒從者潛入。遍幸之。至十輩。遂據腹而卒。

蜀有功臣忘其名。其妻妬忌。家畜妓樂甚多。居常卽隔絕之。或宴飲。卽使隔簾幙奏樂。某未嘗見也。其妻左右。常令老醜者侍之。某嘗獨處。更無使者。而居第器服盛甚。後妻病甚。語其夫曰。我死若近。婢妾立當取之。及屬壙。某乃召諸姬。日夜酣飲爲樂。有掌衣婢尤屬意。卽幸之。方寢。息忽有聲如霹靂。帷帳皆裂。某因驚成疾而死。王文穆夫人悍妬。貴爲一品。不置姬侍。欲置左

右。人竟不可得。好賓客。畜樂院二十人。宅後圃中作堂。名三畏。楊文公戲言曰。可改作四畏。公聞其說。曰。兼畏夫人。王深以爲恨。卒無嗣。

東坡謫黃州。與陳慥季常游。季常自以飽禪學。而妻柳氏頗悍。季常畏之。至或詬罵。未已。聲達于外。東坡因以詩戲云。誰似龍丘居士賢。談空說有夜不眠。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柳郡望河東。蓋借用傳燈錄河東獅子吼也。

秦騎將石謀者甚有戰功。其妻悍且妬。石常患之。後其妻獨處。乃夜遣人刺之。妻手接其刃。號救。叫喊婢妾共擊賊。遂折鐔而去。竟不能害。婦十指皆傷。後數年秦亡。入蜀。蜀遣石將兵屯于褒梁。復於軍中募俠士。就家刺之。褒蜀相去數千里。俠士於是挾刃懷家書至其門。曰。褒中信至今。面見夫人。夫人喜而出見。使拜而授其書。捧接之際。揮刃斫之。妻有一女。躍出。舉手接刃。相持久之。竟不能害。外人聞而救之。女十指並傷。後十年蜀亡。歸秦邦。竟與其夫偕老。死於牖下。

元延平吳氏姊妹六人。皆妬悍。時號六虎。其中五虎尤甚。平生手殺婢十餘人。凡三適人。皆不終夜。分常於堂廡。聞喧呼聲。同室皆懼。五虎怒曰。狂鬼敢爾。即闔戶移榻中庭。持刃獨寢。徹旦寂然。謂五虎之威。鬼猶畏也。

補遺

袁紹妻劉氏。愛子尚稱其才。紹亦奇其貌。欲以爲後。未顯。而紹妻性酷妬。紹死。僵尸未殯。寵妾五人。劉盡殺之。以爲死者有知。當復見紹於地下。乃髡頭墨面。以毀其形。尚又爲盡殺死者之家。

司隸馮方女。國色也。避亂揚州。袁術登城見而悅之。遂納焉。甚愛幸。諸婦害其寵。語之曰。將軍以爲然後見術。輒垂涕。術以有心志。益哀之。諸婦人因其絞殺懸之。厠梁術誠以不得志而死。乃厚加殯歛。

京邑有士人婦。大妬忌於夫。小則罵詈。大必播打。常以繩繫夫脚。且喚便牽繩。士人密與巫姬爲計。因婦眠。士人入厠。以繩繫羊。士人緣墻走避。婦覺。牽繩而羊至。大驚怪。召問巫。巫曰。娘積

惡先人怪責。故郎君變成羊。若能改悔。乃可祈請。婦因悲號。抱羊慟哭。自咎悔誓。師姬乃令七日齋。舉家大小悉避於室中。祭鬼神。師祝羊還復本形。聶徐徐還。婦見聶啼問曰。多日作羊。不乃辛苦耶。聶曰。猶憶噉草不美。腹中痛爾。婦愈悲哀。後復妬忌。聶因伏地作羊鳴。婦驚起。徒跣呼先人爲誓。不復敢爾。於此不復妬忌。

秦中元有人性苟。婦庾氏。夫妬忌。苟嘗宿行。遂殺二兒爲屋。不立齋室。唯有廳事。不作後壁。今在堂上。冷然望見外事。凡無鬚人不得入門。送書之人。若以手近苟手。無不痛打。客若共牀坐。亦賓主俱敗。鄰近有年少。徑突前詣苟。接膝共坐。便聞大罵。推求刀杖。苟謂客曰。僕狂婦行。君之所聞。君不去。必誤君事。客曰。僕不畏此。乃前捉苟手。婦便持杖直前向客。客既大憊。又有短杖在衣裏。便與打。老姬無力。倒地。客打垂死。苟

走叛不敢還。婦密令覓荀云。我遭狂人非君之過。君便可還。苟然後敢出。婦兄來就荀。兄方床臥。而婦不知。便來捉兄。着地欲殺。方知是兄。暫懼入內。兄稱父命。與杖數百。亦無改悔。

宋明帝憎婦人妬。榮彥遠以善棊見親。婦妬傷其面。帝曰。爲卿治之。何如。遠率爾曰。聽聖旨。其夕。遂賜藥殺其妻。劉休妻王氏亦妬。帝聞之。賜休安杖。王二十。令休宅後開小店。使王親賣掃帚。皂筴。以辱之。

後魏末嵩陽桂昌妻柳氏甚妬。有婢金荆。昌浴令理髮。柳氏截其雙指。無何柳被狐刺螫。指雙落。又有一婢名玉蓮。能唱歌。昌愛而唱。嘆其善。柳氏乃截其舌。後柳氏舌瘡爛。事急。就稠禪師懺悔。禪師已先知。謂柳氏曰。夫人爲妬。前截婢指。已失指。又截婢舌。今又合斷舌。悔過至心。乃可以免。柳氏頂禮求哀。經七日。禪師命張口咒。

之。有。二。蛇。從。口。出。一。尺。以。上。急。咒。之。遂。落。地。舌。亦。平。復。自。是。不。復。妬。矣。

崔。茲。之。在。淮。南。嘗。俾。樂。工。習。其。家。僮。以。諸。戲。一。日。其。樂。工。告。以。成。就。且。請。試。焉。茲。命。閱。于。堂。下。與。妻。李。氏。坐。觀。之。僮。以。李。氏。妬。忌。卽。以。數。僮。衣。婦。人。衣。曰。妻。曰。妾。列。于。旁。側。一。僮。則。執。簡。束。帶。旋。唯。諾。其。間。張。樂。命。酒。笑。語。不。能。無。屬。意。者。李。氏。未。之。悟。也。久。戲。愈。甚。悉。類。李。氏。平。昔。所。爲。李。

氏。雖。少。悟。以。其。戲。偶。合。私。謂。不。敢。然。且。觀。之。僮。志。在。于。發。悟。愈。益。戲。之。李。果。怒。罵。之。曰。奴。敢。無。禮。吾。何。嘗。如。此。僮。指。之。且。叱。口。咄。咄。赤。眼。作。而。白。眼。諱。乎。茲。大。笑。幾。至。絕。倒。

閩。王。延。翰。妻。崔。氏。延。翰。多。選。良。家。子。爲。妾。崔。氏。性。妬。良。家。子。之。美。者。輒。幽。之。別。室。繫。以。大。械。刻。木。爲。人。以。手。擊。其。頰。又。以。鐵。錐。刺。之。死。者。八。十。四。人。又。云。翰。妻。博。陵。氏。之。女。性。悍。妬。而。殘。忍。嘗。

以練縛姬侍而鞭之。練染血赤乃止。又置木掌搗人。一旦盛暑。天無纖雲。而霆電擊博陵。斃于中庭。

兵部尚書杜業。任樞密。有權變。足機會。賦兵民。籍指之。中其妻。張氏妬悍尤急。室絕婢妾。業憚之。如事。厥親。烈祖常令元皇后召張至內庭。誠之曰。業望通。顯得置妾媵。何拘忌如此。豈婦道所宜耶。張雪涕而言。業本狂生。遭逢聖運。多

壘之初。陛下所籍者。駑馬木。竭爾而又早。衰多病。縱之必貽其患。將誤於任使耳。烈祖聞之。大加獎歎。以銀盆綵段賞之。

陳覺微時。為宋齊丘客。及為兵部侍郎也。其妻李氏。始悍。視執庖爨。不置。妾媵齊丘。選已之婢三人。與之。李亦無難色。奉事三婢。若舅姑禮。人問其故。李曰。此令公寵倖之人。見之若面。令公何敢倨慢。三婢既不自安。求還宋第。宋笑而許。

之。

婦人之妬有異甚者。四十年前。撫州監酒范寺丞者。妻色美而妬。范寵憚之。同官每休暇。招妓燕集。皆不得預。一夕。范輪衣直宿。會有告宿釀者。范晨率吏卒往搜捕。其同事李供奉者。素知范妻之妬。戲取妓鞋密置范臥具中。須臾。務吏携衾褥歸。妻展衾得鞋。神色沮喪。詰所從來。吏言不知。於是泣怨良久。拊心而呼曰。人乎。有

是邪。乃入室闔戶而寢。頃之。范還排戶入。則自經死矣。

有任湖南倅者。妻生一子。已周歲。夫婦甚愛憐之。偶一日。郡守在告。倅攝郡事。會鄰郡太守過。郡開宴。命妓妓中有一秀慧者。立侍。倅顧與語。及戲。為酒令。笑語方酣。忽鈴吏擎生肉二盤。置賓主前。倅愕問其故。則子肉也。蓋妻忿夫與妓語。乃手刃其子。剖肉以獻。其毒忍至此。

附怕婆經

爾時佛在怕婆國。觀見衆生。多多懼內。受無量苦楚。煩惱牽纏。沉溺愛河。莫可解劫。時有長老優婆塞。知佛現化。救度衆生。于是率怕婆居士。千二百五十人。同詣佛所。圍繞三匝。優婆塞在大衆中。卽從座起。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希有世尊。如來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薩。遇大羅刹婆。云何不怕。云何降伏。

其心佛言。善哉善哉。如汝所說。如來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薩。汝今諦聽。當爲汝說。此等惡業。皆自元始劫來。夙世身爲歹人。不作善果。打娘罵婆。欺大壓小。凌逼儕偶。傷殘奴婢。罰令今生。劫遇婆提。達多。獨招惡厲之妻。見受果報。生死不能脫離。惟宜速發虔心。每日齋沐焚香。朗誦怕婆經一百卷。自然消其惡孽。婆心回毒向善。功德無量。無邊不可思議。優婆塞唯然。世

尊願樂欲聞佛告優婆塞。天下無物最毒。惟大
羅刹婆最毒。非婆最毒。毒故在心。當見婆時。勿
作貪想。勿作嗔想。勿作癡想。何以故。貪想。嗔想。
癡想。不能免。怕婆不能降伏其心。優婆塞于意
云。何世人多薩陲。多多怕婆。佛說薩陲卽非薩
陲。故無怕婆。今以三千大千世界衆生。有一無
薩陲。否不也。世尊佛告優婆塞。色受想行識五
蘊。積染人未見婆。如飢思嚼。如渴思飲。尋得見。

婆頓大歡喜。如須彌山等。卑心屈體。云何不怕
優婆塞于意云。何以急求人。人盡可怕。何況于
婆。故知以色求婆。卽以色怕婆。鬢髮。絳顏。珠翹。
翠鬢。是諸色故。以聲求婆。卽以聲怕婆。嬌嘶。嬌
喘。媚語。娃音。是諸聲故。以香求婆。卽以香怕婆。
脂。濃粉。膩。茉莉。闍提。是諸香故。以味求婆。卽以
味怕婆。華。津。酥。乳。吃。玉。含。丹。是諸味故。以觸求
婆。卽以觸怕婆。黎。窩。美。盼。腰。折。步。搖。是諸觸故。

以法求婆。卽以法怕婆。鈎頭坐膝。捫軟鬪唇。是諸法故。我如來護念付囑。不以色求心。不以聲味香觸法求心。應無所求。而降伏其心。優婆塞白佛言。世尊。婆有諸趣。以一見前。不覺迷戀。云何不。求願樂欲聞。佛告。優婆塞。如來有正法眼。婆趣見前。照見皆空。是故空中無色。無聲香味。觸法無眼耳鼻舌身意。內觀于心。心無其心。寒岩枯木。誰是親者。外觀于身。身無其身。塚骨腐

屍妍媸。何有遠觀于物。物無其物。龜毛兔角。蠟空花。三者旣無。同歸于空。故無求無得。以無所得。故無有恐怖顛倒。遠離夢想。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優婆塞白佛言。世尊。如來甚深妙義。世罕得聞。衆生云何得証如來。不以六塵求婆。佛告。優婆塞。中士能作是念。名爲入塵。而無所入。與婆異。被上士能作是念。一往來而實無往來。與婆異。床真人能作是念。無不來而實

無不來與。婆忘形。阿羅漢能作是念。實無有婆。
是名阿羅漢。此四菩薩。在一切凡夫中爲第一。
優婆塞白佛言。世尊。人各有心。云何有怕有不
怕。人自一婆二婆。以至三四婆。無不怕者。云何。
佛告優婆塞。六道輪迴。夙注難于今世而更之。
何謂六道。二女竝偕。百男私致。得天道。故斷機。
解佩舉案齊眉。得人道。故婦雨旸雲悲歡離合。
得阿修羅道。故反目。司晨對嘴。虛都得。餉六道。

故頂蓋擎燈。抱頭長跪。得畜生道。故拳椎脚趂。
操刀弄杖。得地獄道。故以自六道輪迴。自作自
受。善男子。善女人。能持受。是經。諸有惡趣。我皆
令人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優婆塞曰。佛言。世尊。
積愛生怕色。故自然。今有非色。亦復怕婆者。何。
佛告優婆塞。一犬吠形。百犬吠聲。婆心以怕聲。
聞。妄意倣效。凡夫仍妄。亦不思怕。故反惡爲美。
如草木。皆兵實。非兵故。迷情展轉。不獨見在世。

受怕于過去世心。未來世心。均受鳩盤陀折制。
無不是怕。優婆塞于意云何。人身怕婆生子娶
婦亦復怕婆。以婆怕婆。內人衣鉢色受流慝。未
有盡時。故知惡婆名大羅刹。如天心朗朗善曜
者。幾中有天狗天賊天哭天姚。捧光勾絞。獨火
毛頭。雷霆閃電。豹尾黃旛。見則凶災立至。鬼哭
神愁。當知是婆。此曜降誕。又如昆虫毛羽中有
毒龍毒虎。惡狗惡蛇。狐狸蝙蝠。蝦蟆蜈蚣。猢猻

作怪野雉。成精當知是婆。此類幻化。人一遇之。
靡不迷眩昏沉。捨身忘螫。復次優婆塞。世人不
思慾海無邊。回頭是岸。但以小乘法門。自負婁
羅恃霄畏日。兜羅不脫。恐彰誚謗。保護空名。一
任黑風吹落。船榜樂阿蘭那。行名爲無諍三昧。
其又怕婆。覓婆更求優婆夷。多那夷。寵如摩尼
寶珠。河東獅子。作百千萬億驕慢。只得忍辱波
羅密。貽禍流毒。身嗣不保。痛哉痛哉。若人能持

奉尊禮是經。佛作三相五毒六識。因緣朝夕。盡
誦念念純熟。大羅刹婆。悉成擅郵密須女。寃愆
夙債。盡行消滅。罪難舉舌。打難舉手。行凶器械。
自然隨地。功德無量無邊。不可思議。優婆塞于
意云何。我念過去無量阿僧祇劫。得值八百四
千萬億那由他婆俱。以此法不怕。俱以此法降
伏其心。優婆塞白佛言。世尊。世人怕婆。夙孽頓
難消除。婆以惡懼。積因合受。何等果報。佛告優

婆塞。鄧都九幽。無間諸獄。陽罪陰愆。昭受不差。
毒口罵夫。咬夫當受穿腸。括舌有惡。竭千萬攢
咬牙根。拗曲誣謗。抑勒當受鉄床。巨石壓體。蟒
蛇百丈吐舌。時舐其面。慳貪自畜。吞火食炭。常
受飢餓。欺慢盜竊者。坐黑黯大鉄圍山。不分晝
夜。其中兵戟霜刃。墮指割膚。妬忌鬪爭。墮胎傷
孕者。當入血湖。在鉄圍山之南。週濶萬里。流浪
上下。腥穢難聞。逼殺媵婢。遺腹嫁人者。入于阿

鼻歷劫不復人身。炎炎真怒者。輒火輪火車。抓傷面目者。懸刀山劍樹。澆潑茶湯。致損夫容者。下湯鑊油鼎。骨肉潰爛。手足踢打。夫者受金槌。鐵仗鋸解。確舂穢物。拋夫者。滿窖糞溺。淹沒齋額。未不出頭。以至涕唾。夫面當吞鉄丸。逼夫跪拜。背石及擗。凡此種種。地獄苦惡。皆隨過惡。大小而罰治之。倘有改心易慮。敬順于夫者。並生忉利天宮。永享快樂。佛說經已。優婆塞深解意。

趣涕淚悲泣。而白佛言。希有世尊。我從昔來。未曾得聞如是經典。以般若力。救苦解厄。延生利嗣。今人以恒河沙七寶布施。齋僧千。修橋萬。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發菩提心者。持寫繪像。梓行。此經轉相供奉。為人演說。其福勝彼。故知怕婆咒。是至神咒。是至靈咒。是無上咒。是無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實不虛。故說怕婆咒。卽說咒曰。唵。色哆唵。色哆薩。囉婆遮。摩遮。摩婆。婆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